天姥茶话续集

作者：石永彬 徐国铨

廿八、洗心革肺

话说那女鬼拿定主意后，每夜来宝兴城隍庙走一趟，先暗窥那年轻书生一阵，临走时均带走数枚鲜茶叶和拣回一些那年轻书生饮用过的剩茶叶，到了雅山洞穴，就用山间清泉烹了又饮又吞，一日又一日，从不间断。姒广福虽夜坐厢房，对灯看书，似乎是“一心只读老庄书，两耳不闻窗外事”，其实早已察觉，一日来偷看，二日来隐探，三日来细觑，月来从未间断，他心中也猜测是女鬼所为，可又不肯违背“以隐对阴，投其所好”的师训，故佯装不知而已，还不时多往茶树缽中加些茶叶，为防对方生疑，用水浸泡后去放。那女鬼王是个细心鬼，也猜那书生的意思是向她示好，只是自己的模样儿还不够俏丽，仍然裹步不前。可广福已知事物正在变化，只觉得那窗外之物，初时轻脚轻手，渐渐变得骚动不安起来。见此，广福故作思春，呷一口茶念叨一句地朗诵起即兴辞，曰：夜深沉，灯影儿溶溶，豆蔻年，难耐呵荧；秋蛩鸣，求偶琴叮叮，湘裙翠，何处觅裙踪；暗地里，相思刻骨，绿叶枉茂，那来花红；抬头见，红鸾双憩，空羡艳，白鹭孤穷；卿在外，窗棂相阻，红鸾喜，俄顷与共……”女鬼王等不得广福把辞吟完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，竟得意忘形“嗤嗤嗤”地笑出声来。广福闻之，心知时机已到，立即打开房门，转步来至天井，四下里环顾不见影子，故作摇头叹息，回转厢房点起一炉清香，取出秦筝，凭着自己的天赋与道行弹奏起来，偏这秦筝富有灵性；不触动丝弦，即发出铮铮琴音。秦筝为古代弦乐器，东周时流行于川陕，川陕当时多属于秦国，故名“秦筝”。其器上耸拟乎天，下平拟乎地，弦柱十二拟一年十二月；其乐声抑扬悠远，风雅深沉，丝丝缠绵。广福天资聪慧，仅学一年，已能熟知许多乐曲，出手奏出一曲《郑声》。“郑声”战国时流行于卫地(即今河南淇县一带)，孔夫子曾斥为“淫声”，广福今奏此曲，只为“投其所好”，引得女鬼现身。此时，女鬼王并未走远，听到《郑声》自然骚动起来，真是情思缕缕，穿过窗棂将她拴住，去之不得。女鬼王还是不敢造次，生怕自己丑陋的形状吓坏了那个年轻书生，只在窗棂边逡巡游逸，不忍离去。广福奏罢《郑声》便上床安寝，女鬼王竟在窗外游动直至雄鸡报晓才返回雅山洞穴。晨起，广福盥洗与早膳毕，故作悠闲去郊外山水间闲逛，以招鬼耳目，直至日薄西山，方款款返庙。夜来，又傍灯弹拨筝弦，奏出《郑声》。是夜，女鬼对着泉水一看，真是不枉数月来一番苦心，采果寻药，吞茶饮泉，已将自己的容貌变得好看起来，但只见“白发化乌云，白面生红晕，七孔巧摆布，玉牙配唇红，软肩接细腰，轻盈随风动，堪比周褒姒，妖媚赛乘风。”看罢，女鬼王精心梳妆打扮一阵，即借阴风来到宝兴城隍庙，听得靡靡之音破窗而出，绕出围墙，窜过树巅，迎面而来，女鬼王不禁有了心痒难搔之感，巴不得立时冲进那书生的房内，转念一想，还是慢些为妥。女鬼王来至厢房窗外，透过窗棂向内张望，见那书生奏罢《郑声》，正一边品茗一面观书。广福料定夜间女鬼又会再来，已不再是“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两耳不闻窗外事”而是“两耳细听窗外事”，只听窗外有物游动，继而仿佛有人以指轻弹房门，广福轻轻打开房门，只见有一青春女子站在那里，那女子靓艳楚楚动人，衣着却素素平平，如平常人家的姑娘，那姑娘羞答答地走上一步，低头侧身向广福施礼，文文静静地开言道：“夜来打扰，望先生莫怪。”广福和颜悦色地答道：“不敢，萍水相逢，敢问姑娘芳名，何方人氏，小生冒昧，既已动问，还求姑娘见谅。”那姑娘满面含羞，低声答道：“妾姓余名桂，年方二九，少年父母双亡，全仗邻居照看，今以针黹女红为生，家住宝兴城郊，正午来宝兴县城赶集，不料与同来的邻居走散，夜来投宿于城隍庙内，心中十分恐慌，听先生弹筝，故来叨扰。”广福明知对方是鬼，出于师父教训的深意，需要不露半点痕迹，说道：“小生姓尚名福乃西城人氏，一介穷书生也。与姑娘同样，也是自幼父母双亡，专靠为人代笔度日，与姑娘一样命运。”女鬼王闻言即喜，却隐之于胸，问广福道：“敢问先生贵庚几何？”广福顺口答道：“较姑娘虚长三年，今已二十有一，想不到流落此地，有幸得见姑娘。”女鬼王喜滋滋地又说：“请问先生，是否可容奴家进房一坐？”广福拍额跺脚道：“都是尚福失礼，余桂姑娘请来一坐。”边说边做出请进的手势。那余桂提裙走进房内，见桌上放有一书，问道：“不知先生所读何书？”边说边坐于桌旁凳子上。说到读书，广福上来了劲儿，便坐到座位上，拿起书来，正好与那余桂近在咫尺，说道：“此书非同一般，乃是太上老君的《道德经》。”那余桂听说是《道德经》不觉大吃一惊，可还是掩饰住慌张，缓缓地说道：“小女子自幼失怙，不识文字，请先生指教可好？”广福听完爽快地答道：“在下当仁不让！”顺手为那余桂泡上一杯天姥香茗，让她与自己一同品茶。又翻开书页指着字行说道：“圣人从不自私利己，一心扶助他人，挽救知过能改的失足者。道德经义，为利人又利物，利天下芸芸众生，决不害人与害物，害人者实害己也！”接着便摇头晃脑地读出声来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……”读罢一段，啧啧赞道：“《道德经》真神仙之道也！”那余桂一边品茶，顿感清香贯顶，满口生津，眼明心清；一边听书，虽似懂非懂，却明白到圣贤之言为人间正道，鬼也同样可以学而时习之。便向广福深施一礼，说道：“余桂顽劣，不懂世事，今闻先生教诲，如开茅塞，愿拜先生为师，未知先生肯教诲否？”广福欣然允诺，说道：“圣人有言，诲人不倦，吾当尽力而为之，只恐尚福才疏学浅，如姑娘不嫌在下浅薄，愿与汝共勉尔！”那余桂听罢立刻跪地，行三拜九叩大礼，拜广福为师。自此，女鬼王余桂，鸡唱还洞，每晚必来广福房中学道，先由广福弹奏筝一曲，可已不奏《郑声》，余桂吟唱经文一段，然后讲习“经文”一段。如此来往二月有余，天天一同品茶，一起讲习“经文”，因广福面色和软，却正气凛然，那余桂也渐受《道德经》之熏陶也，并无轻薄行径。原来这女鬼王本名真的是余桂，生长于宝兴县郊外，自幼真的父母双亡，幼年失怙，被邻居余婆子收养，认作义女。余婆子虽善良，但其丈夫余棍子却是个混混，终日游手好闲，不时去赌场混混，若输了钱，就回家来和余婆子吵闹，不是迫余婆子拿出纺纱得的钱，就是挟了家中坛子或罐子去换几个小钱。若在赌场里赢了钱，就想不着要回家，偏找到暗娼家去混混。待等余桂长到一十八岁的光景，竟然在一个夜里强暴了她，接着就迫着余桂去作暗娼，赚钱来供余棍子受用，余婆子见有钱进账，也就不声不响了。可就是苦坏了余桂，百般凌辱与苦楚往她身上袭来。余桂不堪其辱，恨透自己的养父，也仇恨世上男人，居然神经错乱疯癫起来，不见余棍子便罢，一见余棍子便扑上去拷打撕咬，天天如此，激起余棍子的怒火，反正这继女对他来说已是毫无用处，在一次冲突中起了杀性，举起门栓对准余桂当头一下，击碎头颅使她一命呜呼。余桂死后一缕冤魂化为厉鬼，一心想着复仇，也曾做一些恶事。此次见了广福是一个例外，她见广福既有柔情，更有正气，不仅道学精深，言行举止无不在理，更兼一同品茶，一起讲习《道德经》的生活，使余桂受到感染，萌生出弃恶从善、归正修道的愿望。余桂既然有感悟，更易联想到自己的短暂一生与生前所遭遇的不幸，故每次听宣讲道义时，常会引起伤感，不觉眼眶含泪，这样又过了一个月，余桂常是来时欢畅，走时含悲忍痛，一步三回头。广福知那女鬼王已被唤出良知，正在“悟道”之中。也不去将她的心事点破，而是故作无事。一日，余桂又来厢房，广福照样给她泡好茶，上好清香，铺开经文，一面又故作不悦之色言道：“在下不才，已与姑娘相处数月，明日将要回西城一趟，与姑娘分别之后，是否能再来宝兴也是不得而知……”，说到此，余桂禁不住掩面抽泣起来。广福问她因何抽泣，余桂哽咽着说道：“数月来蒙先生教诲，不仅赐饮香茗，教习道德经文，使余桂渐启愚昧，方知世间有恶，更有善者，既有黑暗，更有光明，正在庆幸间，先生却说要弃我而回西城，余桂将重堕深渊也！”说罢禁不住呜呜痛哭起来。广福见余桂动起真情，便开导着余桂说：“道德之法力无边，可以回天，竟动了姑娘之真情，可谓无量也！姑娘胸中还有什么委屈与难言之隐，不妨对在下直说，吾当尽力而为帮汝解脱。”说完捧过桌上香茗，交与余桂。余桂呷了几口香茗，忍住悲伤，又双膝跪地，泪眼仰望广福，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妾非人类，系一野鬼也。望先生莫要嫌弃于我，千万挽救奴于黑暗之中！”广福扶起余桂，端凳子让她坐下，又把茶碗交给她手，叫她慢啜慢言。余桂遵言，边啜边言道：“奴本良家女子，只因父母双亡，受恶人凌辱，迫奴倚门卖笑，受尽百般污辱，千般欺凌，真是一言难尽。最后奴起而抗争，被恶人击破头颅而死，故而仇恨世人，变成噬人厉鬼，见了男人便恨不得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，见了女人妒火冒顶也欲取其性命，恨不得食人之肉，吸人之血以消奴心头之恨，因而堕入罪恶深渊，一发而不可收，竟成为一代鬼王，率领着数万名冤死的女鬼，到处去寻找世人的疏失，去杀人泄愤，谁知事与愿违，世人也有各种驱鬼之法，有时也搞得奴等损兵折将，因此越发仇恨世人，有时虽被吾等得手，杀得了人，捉得了魂，可反遭报应，被世人设计害了吾手下的女兵卒。如此循环往复的因果报应何时得了！自己也深知罪孽忒重，将永世不得超脱，却又罢手不成。今听先生给奴讲解道德天尊经文，犹如久旱之逢甘霖，从黑暗中得见明灯，知弃恶从善有门，万劫得复有路。今先生要别奴等而去，奴将万劫不复也！”说完端起桌上香茗，伸颈一饮而尽，又哭泣着说道：“妾饮先生之茶，已有数月光景，使奴清心舒神，明日一别，将不再有也！”余桂边说边滑向地上，泪如雨下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广福上前劝慰一番，待余桂止住了哭，对她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吾也非书生尚福，乃张真人之弟子姒广福，今日在此，正要开劫济世，如姑娘有意改恶从善，复生有日也！若能依吾之言，自戴脚镣手铐，进入洞穴修道养性，从此遵奉道义，积善修德，千日之后，自有仙人来为你等解脱，姑娘你信乎？”此时余桂破涕为笑道：“奴等罪孽深重，自当赎罪以求新生。”她走出门去，发一声唿哨，蓦地飘来众多女鬼，站满天井还是容纳不下，只得拥挤于庙外山野，伸颈朝庙里张望，齐发一声喊：“改恶从善，弃邪归正！”余桂趋前一步，跪对广福说道：“奴每晚来先生处受教，回洞穴后又向众鬼卒传教，亦有数月矣。众鬼卒得道义感召，亦渐生悔悟，现均来叩拜先生，愿受先生处置。”众鬼卒又发一声喊：“听由先生处置！”此时广福凌空飞起，坐于一朵彩云之上向众鬼卒宣示：“愿从道者，自戴镣铐，入洞修炼，定得善果！”边说边向下撒落“茶合米”，落地叮铛作响变成镣铐，众鬼竞相拾起，相互帮着戴上。广福默念咒语，又宣示道：“各归洞穴，潜心修道，功成之日，镣铐自解，飞向四方，落地成苗。”众鬼听罢宣示均各自散去，唯女鬼王余桂身负重镣坚铐，再三回头，面露切切之情，尖声喊道：“先生毋忘余桂！”广福洪声回答道：“修行在自身，功到自然成！”余桂用泪眼看了广福最后一眼，便隐没于夜雾之中，广福不禁为之感慨不已。

青城六鬼王，五鬼王已被除灭与降伏，只有一个缢鬼王躲藏极深，一时寻觅而不得，张真人差遣虎哥乔妆成乞丐游行四方去捉拿，已过了好一段时间，还是不见其踪迹。人说道：“虎为兽中之王。”何况这虎哥乃是神虎，系虎中之精灵，那缢鬼王岂有不怕之理，因而远而避之，深匿不出，这反给虎哥出了难题。虎哥为了引鬼出洞，也煞费了苦心，后来索性化妆成老乞婆，走起路来颤抖抖地弱不禁风，说起话来有气无力，仿佛是即将死亡之人，又游弋于各地，无人处乘风疾走，有人处着地慢行，探听消息，行程已达万里，入冀经豫，穿过秦川，来至彭山地带，这彭山地带多山多水，彭山之东为眉山，彭山之西为明山，虽不能称为最险峻之地，却也嵬岩四矗，虎哥估摸此地或有缢鬼王之踪迹，即在蒲江青龙场寻得一处，因无人居住而被废弃的破房子栖下身来。忽然心生一计，想起张真人有言“缢鬼王乘危”便装起病来，每日里躺在乱草堆里，哼哼唧唧地呻吟，伊伊呀呀地叫痛，不时高叫一声：“天哪，让我死了吧！”如此折腾了五六天，还是不见缢鬼王的到来，一时愤恨起来，解下腰间的绳索穿过房梁，打了个结做了个圈，真的伸颈过圈，悬梁自尽起来，谁知这悬梁自尽的滋味并不好受，这绳索紧套脖颈，呼气不得出，吸气进不来，把虎头憋得血灌顶门青筋突暴似将炸裂。虎哥忍受不住这个上吊的苦处，不由得将身子拼命地旋转起来，此时虎哥才知道这上吊窒息的滋味好不难受。可悔之晚矣，虎哥此时伸出舌头喊不出声，能有谁来救他呢？有道是“天无绝人之路，吉人自有天相”。幸亏虎哥身体沉重，这绳索终于承受不住，“嘭”的一声，断成两段，把虎哥重重甩之于地，虽然虎皮坚韧，虎骨坚硬，可虎肉仍然怕痛，甩得虎哥只痛得龇牙咧嘴，差点露出原形。机关算尽，万般无奈，又加上有些疲惫，虎哥就着乱草堆，一头栽倒沉沉睡去。有道是“皇天不负苦心人”，这缢鬼王果然出现了，不仅是来了缢鬼王，还随带着十几个健壮如牛的男缢鬼，只因这伙缢鬼惧怕的是道家法力，才躲入洞穴隐藏起来，不敢露出鬼头。如今躲藏得时间久了，又不见张真人派遣来的道徒，心中开始不耐烦起来，正想出来走走，便派了个鬼探出来摸索摸索。不久鬼探回来禀报，说是张真人早已率领徒儿们回转西城去了，缢鬼王听了真是十分高兴，不觉有些心痒难搔起来，又问那鬼探道：“你一路之上可曾见到什么送上门来的猎物？”那鬼探又高兴地说道：“在彭山脚下的破房子里有一个老乞婆，口里只说让她死了吧。这老乞婆虽然骨瘦如柴，可吾等已饿得慌了，不如……”缢鬼王不等鬼探把话说完，就发下号令说：“快快随某去将那老乞婆拿来，剥她的老皮，吃她的瘦肉，啃她的老骨头，抓她的魂魄来做仆役！”那些随从缢鬼，听罢鬼王号令，都说道：“去！”都做出争先恐后的样子，偏是这缢鬼王有心机，依仗手中有权有势，发令道：“只准头目随行，其余男鬼、女鬼、老鬼、小鬼一律守住洞穴，不得外出半步，宁可饿死在洞中，不可中了他人之计，落入道人的法网。”众鬼卒只能听命退入洞中，缢鬼王领着十来个缢鬼头目，带着十来条吊煞绳，驾一阵阴风赶至蒲江青龙场，又直奔那破败房子，只见有个老乞婆滚在乱草堆上大声叫痛，便一拥而上扑住虎哥，按头的按头，押腿的押腿，缢鬼王拉开吊煞绳套住虎哥的脖颈，再有几个跑过去扯虎哥的破衣烂裙，只听得吱啦啦一阵响，衣裙全被扯裂，扯得虎哥全身赤裸露出原身，试想虎哥本是雄性，化作老乞婆出来办事，如今赤身裸体岂不是败露了机关，上半身还马马虎虎，那下半身可是马虎不得的。虎哥不禁大发雷霆，使出浑身虎力，把虎体胀大起来，把吊煞绳摧枯拉朽般“嘣”的一声扯断了，把缢鬼王与十来个缢鬼头目统统打倒在地，然后现出神虎本相，抓起缢鬼王当头一口咬下头颅，使其成了个无头鬼，又把十来个缢鬼头目抓在一起，一鬼一口，咬下双手的成了无手鬼，咬去一条腿的成了独脚鬼，一个个都倒在地上苦苦挣扎。虎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拿出随身带的捆妖索，把十来个残废鬼吊成一串，叫缢鬼王手捧头颅走在前头带路，其余鬼头背腿的背腿，捎手的捎手，跟在鬼王后面跟着走，虎哥自己拔出宝剑押在后头。行不多久便来到鬼窟，命鬼王举起头颅发出号令，把众缢鬼凑集到一起，由虎哥当众宣示道：“奉张真人敕令，各自戴上镣铐！”只见往上撒出数把茶合米，落地皆成镣铐，众缢鬼见虎哥牵着一串鬼王与鬼头，均吓懵了，一个个自动戴上镣铐。虎哥又发一阵威吼道：“一律进洞修炼，只等功德圆满，自有仙人教尔！”众缢鬼均服帖帖地进入洞穴。虎哥再扬起地上尘土，将那鬼窟全都封锁得严严实实，只等开劫之日才给以开启，从此，六鬼之祸全消。一日，风和日丽，但见彩霞自东方飞来，放射出万道光亮，张真人集徒众于青城山摆下香案，齐向远空遥拜，口中齐声念念有词，只听得空中鸾佩声声，仙乐莺莺由远及近，又只见凭空飘下万朵香花，七彩纷呈，轻轻飘落在青城山上，装点出个花花世界，随后移来紫雾阵阵，雾中蹄声得得，车轮依呀，当紫雾向两边移开时，中间驶出素车三乘，前有飞马数十，旁有五条金龙护卫，上有五只彩凤盘旋，周围有旌旗数百，簇拥仙姬神兵累万，三乘素车上坐有三位尊神，仪容庄严、慈祥，及东王公、西王母、道德天尊是也，均手执缕金缀珠宝扇，鬓饰茶桂蓓蕾，项后八晕豪光，神光照人。车前走过一位仙人，青衫黑巾、面容矍铄，三绺黑髯随风飘拂，乃天姥良佐茶神伯益是也，代三位尊神宣敕曰：“子等劬劳，奉敕令已除天下八害，功德甫圆，矢志不渝，潜心布道，各入仙籍。张道陵为布道使者，率徒赵升等去龙虎山总领传道，广福、芙蓉、虎儿、龙儿均返天姥，分设道场于莲花、红岩。”依敕张真人率徒众自驾龙虎山，广福与虎哥回西城房陵两广福院，芙蓉与龙姐返梓州广福院，各将道院事务分别交由竺宝、黄德、童秀、朱凯、王祖德、陈芙蓉诸道徒掌管，自己即启程回转天姥山之莲花峰、红岩山等地，设广福院于峰腰或山脚，有廊、厅、堂、厢、室等，内供两圣、三尊及张真人塑像，定名莲花峰腰道院为莲花广福院，红岩山脚道院为红岩东山院，并于两院周边开园种茶，院内特设茶炉、茶座款待四方香客。后广福、芙蓉兄妹各得神仙眷属，子孙相沿皆奉两圣、三尊、张真人之道，诚信甚笃，行必循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或为道，或为士，或为官、或为民，无不规行矩步，均成正人君子，受乡民敬仰与称许。虎哥也得虎妻，龙姐也有龙夫，虽子孙不繁，且后嗣绵延，可从不扰民，忠于祖传职责，代为天姥茶、桂护卫，明、清时期称该地为仙桂乡，笔者曾三度下乡，实地考查。据当地山民言，2007年8月上旬，石磁村民徐某于三十六渡上游元帅庙处，夜间捕鱼，当灯光直射前方时，只见一大一小母子两虎直奔而来，吓得他魂飞魄落，依溪逃返。2008年9月下旬，东家坑村民芦某，在一下午三点左右时，前往东山赶骡，于双尖山下石阶时，突然见骡子四肢下跪，拉之不起，芦某抬头朝前一望，见路廊内蹲着只黄斑老虎，她顿时眼前一黑，昏厥于地，直待其丈夫将她送到医院，经抢救后方才苏醒，时隔五日，东家坑又一村民唐某去烂树湾山上砍树，刚歇坐于岩涯上取出香烟时，只闻“吱”一声，一只凶猛的老虎咬着一头乌皮精(黑麂)从岩下闪电般窜去，怕虎伤人，当地村长饶时杰层层上报，后经上级专家实地查访，发现确实留有一些虎爪脚印。断角龙于1963年至1988年，在石磁岭中段及幽谷内曾相继出现，并被东山村民芦某和徐某等多人所见，据目睹者言：“要不是自己亲眼所见，一条赤色如簟筒般大小的庞然大物，还真难以置信呢。”

且说梓州广福院自芙蓉、龙姐返回天姥山莲花峰和红岩山后，那道院事务交给了王祖德、陈芙蓉夫妻主持，到也兴盛不衰，信徒越来越多。王祖德与陈芙蓉也常常怀念着姒芙蓉与龙姐在梓州时的种种功德，不时在道众间宣讲，曾多次要去剡东天姥山探望，正好有西城广福院的竺宝等四道长来梓州拜访道友，交谈间有了朝拜剡东天姥山之意，双方约定于来年重阳同行，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到了约定之日，王祖德患起了重病，他虽身为医生，却治不好自己的病，终日寒热往来，昏头昏脑，迷迷糊糊，胡言乱话，说什么张真人要他去龙虎山做炼丹童子，故而把行程给耽误了，巧在天无绝人之路，陈芙蓉想到她那芙蓉妹子留下的“天姥十珍丸”和“茶桂十三味”的处方，照方配药，煮与王祖德服用，只因少了几味要去天姥山采取，又因路途遥远谈何容易，所以王祖德服后疗效轻微，过了好长时间方见好转，总算上上大吉，虽把那朝拜剡东天姥山圣迹的大事耽搁下来，然朝拜之心却代代相传。

（待续）